

我國軍事氣象教育緣起與變遷

劉廣英 氣象十五期

一、引言

劉師衍淮公於民國七十一年初，將手稿「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一九二七—一九八二）」交給時任空軍氣象中心主任（70.1-73.1）的筆者，此歷史重典，不但在當年八月出版之《氣象預報與分析》九十二期刊登，並於十月（六日老師 往生極樂）公祭大典時將抽印本分發親友。您在文中詳細介紹自十六年春，投身「中國西北科學考察（當時用查）團」，沿途工作狀況，任務完成後與李憲之輾轉到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博士，以及返國先任教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再應聘赴杭州笕橋航空學校任簡任技正三級教官，兼氣象台台長經過，與後續發展有詳細介紹，氣象教育史由此奠定。在此之前老師還曾撰「空軍氣象班二十五年史略」（見《氣象氣象聯隊史蹟文獻集》，177 頁起）。更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

今（一〇七）年四月劉師次女安妮返臺北與岡山尋根訪友，經由葉文欽聯繫，十二期曾學長憲瑗（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副總台長退休）安排，得於十三日星期五，於羅斯福路三段北京樓會面，中研院訪問學者朱教授玉麒亦應邀出席。那次會面讓我得知大陸對西北科學考察團之重視，不但已辦過八十週年紀念展，九月還將續辦九十年相關活動，與劉氏姐妹捐獻乃父文物典禮。朱氏當場邀我們共襄盛舉。後來文欽間關萬里單身與會，親自見證老師文物之豐，贊嘆不已。

七月安妮再度蒞臨臺北，提出與姐美麗增捐「劉衍淮獎學金」基金，以壯父母愛護氣象後輩之意，當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中午學會秘書長林博雄（臺大大氣系主任）安排，理事長吳俊傑（臺大大氣系教授，當時借調科技部任次長，現已回校）主持，曾憲瑗學長與學弟多人出席中完成捐獻。此舉使得基金由新臺幣四十七萬增加至約七十四萬元。

九月底葉氏，不辭辛勞與花費，依約出席紀念考察團九十週年慶典，返回時帶來不少成品，其中以黃文弼特展館印發之「紀念劉衍淮誕辰 111 周年暨捐贈文獻集粹」掛曆最讓人感動。可惜活動中少了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空軍測候訓練班（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改制為空軍氣象訓練班），對軍事氣象啟蒙與二十年奮鬥，以及戰後重建臺灣氣象壯舉。回顧我們自己，如無任何表示，思之汗顏。

連串活動不但延續了劉師愛護氣象學子的心，亦讓我許下一定「不讓歷史盡成灰」，要辦一項紀念「我國軍事氣象之父劉公衍淮」活動的心願，於是請得前聯隊長徐天佑將軍出面，約何台華與文欽數位學弟研商，獲得先由聯隊《氣象預報與分析》出版專刊，再於明年舉辦紀念會；出版《軍事氣象教育八十年》文集，以資紀念之決議。欲以專刊為重現歷之起身式，輯文成集喚得學長弟，直接或間接受教之回憶，以分享讀者。專集將以較完整內容，重建我國氣象學這份不可或忘的重要歷史環節。尤有進者，今（107）年是中正理工氣象第一屆徐天佑畢業五十年，他的氣象老師蔣志才等都是劉師的學生；海軍近代氣象教育始於海軍官校 42 年班，教官為劉衍淮與萬寶康二師；陸軍長射程砲兵成軍，劉師亦應邀教導幹部由氣壓與氣溫計算影響彈道之氣密，並派員協助建置觀測能力；民國七十八年陸軍更依「國軍氣象精進案」增設氣象中心，副主任由二十八期孟照坤擔任以茲協助，在在顯示國軍氣象一脈相傳，都是劉師開枝散葉之果，能一同記錄歷史，紀念祖師爺，意義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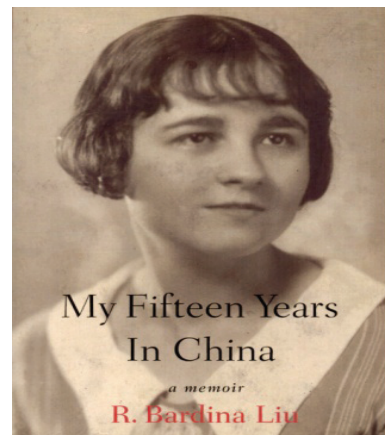
二、有緣千里來相會

民國十八年初夏結束考察團任務的劉衍淮，於九月二十二日回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德籍氣象學者郝德與北大物理系學長

李憲之，亦到達該地。此時因中東鐵路蘇俄侵我東北，劉、李深知東行返國暫不可能，加以身上已存了一些錢，乃相約赴柏林留學。他們經莫斯科於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抵達目的地，先在我大使館住了三天，找到並獲得郝德支持，隨到柏林大學進修。劉氏說：「我在德國經費來源，一為北京師範大學聘余為研究員，預支兩年薪資為學費，另一為余獲中美庚款研究補助金一年美金七百五十元，最後一年又獲得德國洪博德獎學金（Humboldt Stiftung）一千馬克。」為數頗豐。獲博士回到北平時身上餘款尚可換得銀圓二百個袁大頭。經查民國十五至二十五年，上海米價約每市石（一市旦等於一百市斤），十點二銀元。當時貨幣採用銀本位，法定一銀元與一元袁大頭同值，實際上因銀質與重量關係，一銀元價值較低。

洪博德獎學金對劉氏言，不但是一項學術榮譽，與求學的保障，更牽成了他的中西良緣。話要跳回公元一九〇七年九月六日，那天一位小女娃在西班牙的巴塞隆拿（Barcelona）出生，三歲喪母的她閩名（中文採劉師原譯）列美（Remedios），父姓巴爾丁那（Bardina），母姓蘇羅乃拉斯（Soronnellas），全名列美·巴爾丁那·蘇羅乃拉斯（師母自稱 R. Bardina Liu，見圖 1，當時十七歲），三歲喪母，父遠走智利，由祖母拉把長大，自幼聰慧堅毅好學，雖歷經波折，仍得於一九三零年六月獲哲學與法學雙博士，一九三一年五月獲西班牙政府獎學金，亦膺選德國洪博德研究獎學金之選，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有道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又有「良緣天成」之說，一對佳人異國相逢，更於一九三二年在駐德大使館永結良緣。婚後巴丁那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別夫留子（托育於天主教教育幼稚園）返國任教兩年，而後帶著幼子奔赴北平與夫團聚，箇中真諦不只是兩人的情愛，也突顯了異國婚姻在文化差異中的磨練，進而融合的過程與成就。師母簡傳（圖一）讓我們看到由測候到氣象訓練班在大時代的洪流裡，奔波成長的艱辛，與兩位當事人相會

的神奇，以及擴大為軍事氣象教育歷史佳話。在多彩多姿的冒險生活歷程（odyssey）中，她的努力成果就是兩老間那枚金婚戒指（見圖二），那可是老師與師母金婚證物。由師父的謹慎與師母充滿溫馨的笑容，已足以證明兩人成功了。劉亨立在圖 1 師母簡傳引言「關於作者與她的家庭以及孩子們」中指出：「至今（2008.7）巴丁那有十五位孫輩，十四位曾子女，與兩位曾曾子女。」也就是說連同七位第一代孩子，是令世人稱羨的五世同堂吉慶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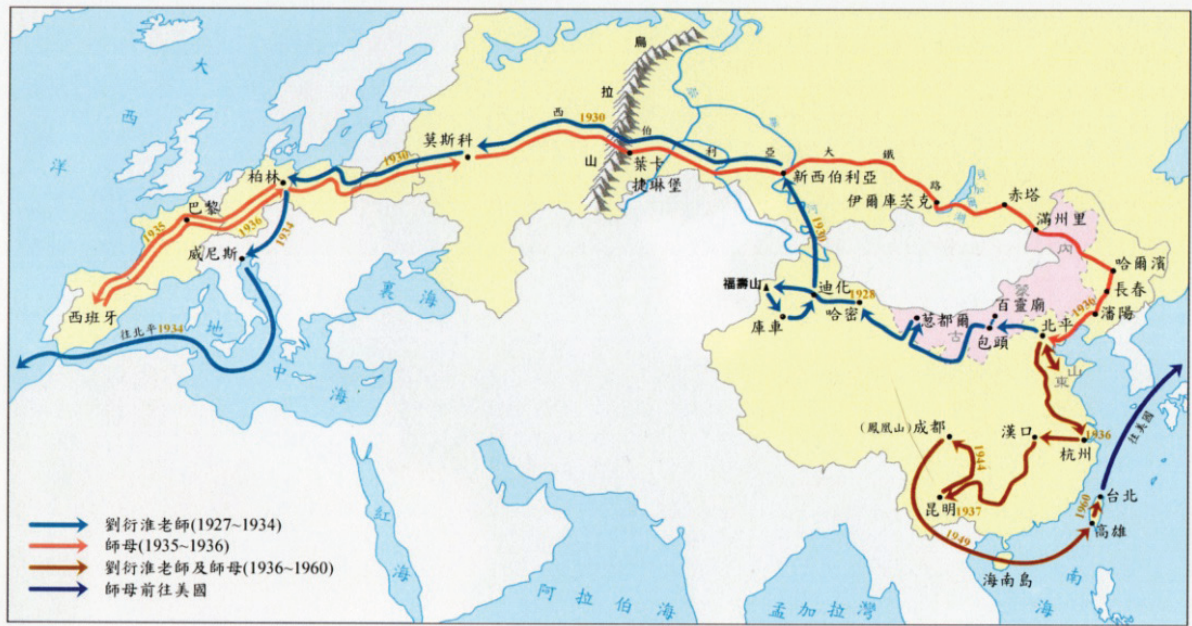


圖一 師母簡傳封面



圖二 金婚紀念老師獻禮

為便於說明，我特別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楊凱傑繪製他們的路程如圖三，可真是兩條很長，而且是關山險阻，戰火追迫的危險路。這正是劉衍淮與巴丁那追求學問的堅毅，與兩人好學精神的表徵，為我們後輩保存下了歷史見證，也留下令人敬仰佩服之典範，師母是真正的女中豪傑。



圖三 師父與師母以及氣象班的奮鬥路

三、師父與師母的相會路

(一) 奔波於柏林與巴塞隆納間

一對外國夫妻在納粹掌權下的德國一無就業機會，加上劉衍淮與北師大有約在先，而巴丁那即領有政府研究獎學金，亦應是有返國義務，兩人決定先各自回到中國與西班牙，並決定將孩子（長子劉元）留在柏林一家教會托育院，託好友李憲之照應，以便安排未來。巴丁那單獨回到馬德里，努力教學工作並存一些錢以備遠走北平與夫團聚。根據師父所記，一九三三年耶誕節二人曾相約柏林共度二週，他取得博士回國時師母曾專程跑到柏林送行。一九三五年八月回到柏林，接著孩子趕往往北平（今北京）。

(二) 西伯利亞大鐵道上十四天

師母有這樣的描述：「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個星期四，希特勒執政下的柏林，約半夜時分，雖是二戰主角德國的首都，但十九世紀建成之老火車站，在暗淡的燈光下，拉長的建物影子讓月台上魔影幢幢，心想就這樣告別了柏林罷。」李憲之與母子一同登上開往莫斯科的班車，在波蘭邊境才告辭，而後年輕媽帶著不滿三歲的長子劉元奔向未曾去過的他鄉。車到莫斯科預先安排好的公家導遊帶母子二人到紅場與克里姆林宮等

名勝觀光，回車站即搭西伯利亞大鐵路班車東行。師母說：「有一位英俊的俄國青年伊凡已在等我們，他以流利的德語說：『因路途遙遠，為保護妳們的安全，政府派我護行，請照我的話做，一路不要下車。這班車只有頭、三兩等，沒有妳的二等車位。』這段話讓我嚇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伊凡接著說：『我們已安排妳們母子升為頭等。』由於身上沒什麼錢，我還是很擔心須付多少錢？還好伊凡指出我與兒子都是俄國政府的貴賓所以有此安排。」

(三) 北平雖好難為家

母子在車上不但生活舒坦，還有芭蕾舞可看，然師母心頭的忐忑始終難釋，因為正前往未知的異鄉。火車通過歐亞間的烏拉山，歐畢河，還看到浩瀚的貝佳爾湖，也就是漢朝蘇武牧羊之北海，歷經十四天，才在伊凡協助中步上滿州里月台，而後伊凡告別上車繼續其到海參威的行程。巴丁那與兒子一出開口就見到分別已兩年的丈夫翹首相迎！隨即一同轉京奉鐵路經瀋陽赴北平。出站後一家三口分乘兩輛黃包車前往新家。首次見到以人力拉車的西班牙姑娘說：「我的西方觀念讓我受不了。」她還說當時北平教授的薪水「非常非常高」，所以一家人住進家具全新的南池子緞庫八號，有屋十二間的

四合院，僱有女傭與車夫各一人（後因師母拒用，就辭退了車夫）。一家三口不久就遷居北海公園前門旁之三座門大街，一處曾為醫院之西式樓內，樓上開窗瞭望，北有北海全景，南有故宮，東為煤山，風景怡人。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大學開學，劉師除在北師大授課外，並應清華大學之邀上氣象學，設氣象站。不久他安排一場盛大宴會，巴丁那身穿淡綠色上繡綠竹的絲綢旗袍，腳登銀色高跟鞋，全套中式打扮到場，貴客盈門，滿堂喜氣，此時她才知那是自己正式的中國婚禮（他門兩年前已在我駐德大使館已辦過公證）。酒席上有八大件，八小件，魚翅燕窩，北平烤鴨一應俱全。來自北平學界大約八十多位貴賓都到場向他們道賀，向巴丁那致上熱烈歡迎，一時杯盤交融，賓主盡歡。然就在新娘子登上黃包車時，撕破了旗袍岔，身體一時失衡，又扭斷了高跟鞋。導致她回到家就躲進房間哭了。

劉府在北平只住了一年多一點。期間添了二子亨利。師母說：「雖然困難重重，但我盡力調適自己，以期扎根於那片陌生的土地，讓自己熟識迥異的文化與難懂之語言。好在北平是個有趣的城市，史跡豐富之古都，擁有像珍珠散地般的博物館、宮廷、廟宇、寶塔、花園與公園，到處都是坐在黃包車上，穿著旗袍，身才苗條打扮入時的婦女。我也經常看各種演出，但我就是受不了那裡的天氣（見表一）。」當時長子元跟著管家趙媽學得一口流利國語，逐漸成了母親與友人的橋樑。然依她的形容，冬雪與春末夏初的沙塵暴都讓她難以忍受。更受不了的是到處存在的蠍子，不小心被螫到數週難癒。當然也有美好的一面，那就是秋高氣爽的日子，一家人遊昆明湖、玉泉山、頤和園、長城、明十八陵、西山以及避暑勝地承德。但出生在地中海氣候的巴丁那仍認為遷居為宜。

表一 臺北、北京、巴塞隆納三地氣候要項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最高 溫度 (°C)	臺北	17.6	17.8	20.8	24.5	29.1	30.0	38.6	38.7	31.2	26.8	23.5	21.4
	北京	1.6	4.0	11.3	19.9	26.4	30.3	30.8	29.5	25.8	19.9	10.1	3.3
	巴塞隆納	22.4	24.8	28.8	27.7	31.6	35.8	36.8	38.8	33.4	32.6	26.1	23.1
最低 溫度 (°C)	臺北	-0.2	-0.2	1.4	4.7	10.0	15.6	19.5	18.9	13.5	10.8	1.1	1.7
	北京	-9.4	-6.9	-0.6	7.2	13.2	18.2	21.6	20.4	14.2	7.3	-0.4	-6.9
	巴塞隆納	-1.8	0.6	0.4	6.2	6.3	12.4	15.5	15.2	12.5	5.4	1.7	-1.0
平均 溫度 (°C)	臺北	15.1	16.5	18.5	21.9	25.2	27.6	29.6	29.2	27.4	24.5	21.5	17.9
	北京	-4.3	-1.9	5.1	13.6	20.0	24.2	25.9	24.6	19.6	12.7	4.3	-2.2
	巴塞隆納	11.8	12.4	14.2	15.8	19.3	22.9	25.7	26.1	23.0	19.5	14.9	12.3
雨日	臺北	17	17	18	15	17	16	14	15	14	15	15	16
	北京	1	2	2	3	4	6	10	10	4	3	1	1
	巴塞隆納	7	5	6	8	8	6	3	6	8	9	7	7
平均 雨量 (mm)	臺北	103.3	192.3	211.9	127.9	214.4	200.4	113.2	117.2	151.3	104.3	96.6	81.0
	北京	2.6	5.9	9.0	26.4	28.7	70.7	175.6	182.2	48.7	18.8	6.0	2.3
	巴塞隆納	43.7	31.4	33.0	47.7	47.4	32.5	25.1	40.8	81.5	96.5	45.1	46.8

表一每類第一二三排分別是臺北、北平與巴城的記錄，一看就知北巴兩地的天候相去甚多，譬如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冬季）兩城之平均溫差達攝氏十至十六，降水日北京少三至六天，同季平均降水量北京（5.16 毫米）只有巴城（40.0 毫米）的百分十二點九，

加上北京的沙塵暴，確實會讓出生於地中海氣候區的師母難以適應。來臺後一家人先住岡山，再遷臺北，梅雨與颱風天氣，一定也讓她非常辛苦，只是未敘述到，難窺其情。惟當時師母在國防外語學校開課授徒，淡江專任，還為輔仁大學創立了西班牙語文學

系，奔波於學校與家庭之間辛勞極了，但她以此為樂，因為已與大家打成一片，其堅毅不拔精神實在令後輩敬佩不已。

除了天氣與環境的不適應，在文化傳統上，還有兩件讓巴丁那難過的事，一是在她看來中國婦女絕大多數是丈夫，或男性的附屬品，大太太與小太太更突顯了此一關係。二是，她說：「有一天我決心出門探索一下我在北平的鄰近街道，也就是逛逛古城南池子地區，在我輕鬆閒蕩中，遇到一群可愛的小孩，就在我打招呼時，他們圍繞著我喊『洋鬼子』，後來元兒告訴我，那就是『foreign devil』的意思。然而師母並不怪那些孩子，因為那是外國，尤其是日本侵略引起之反彈。」智哉，師母。

除北京以外，一家人還到過濟南市，在樂口鐵橋觀黃河巨流，到大觀園小吃，逛市區遍遊名泉古剎，赴大明湖與千佛山探幽，訪李清照故居，憶「老殘遊記」舊事，在師父介紹中無一不讓師母心儀。也到過「藍天、白雲、紅瓦、綠地」，碧海如茵的青島，這一切更堅定了她離開北平的心。日本取得關東後，一心進侵關內所形成之社會動盪，與軍事壓力，遷居乃成定局。如非此決定，待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劉師可能到不了杭州笕橋航校，甚至離不開北平，後來一切就會大大不一樣了。

（四）我國軍事氣象教育

1. 杭州笕橋航空學校肇始

當時氣象學會設各種專業委員會，航空氣象委員會是其一。民國二十五年元月十四日在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開會，國民政府航空委委員代表陸展叔（名鴻圖，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氣象總隊成立，任總隊長至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報告指出，氣象屬該會第一處第二科，處長為沈德燮，科長為王力民。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學會選出氣象所所長竺可楨為會長，原會長蔣丙然副之，陸為理事兼掌航空氣象委員會，他應中央航空學校之託，商請竺氏推介氣象教官。同月竺所

長奉蔣公之命兼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後專任），見到了航校代理校長的教育局長（當時中央軍校均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校長）蔣堅忍，決定推薦所熟識的劉衍淮，並約其到杭州見面。在八月十三日日記中竺氏就指出：「余昨介紹其見蔣堅忍，據蔣云決擬請其在杭州任教官，一二星期內發表。中午一同在校用餐。」

同年九月中，劉師衍淮將重要物品交託運行，即搭津浦鐵路頭等車帶著師母，長子元與才三個月大的次子亨立，以及褓姆李媽應聘到航校。赴杭途中火車過黃河樂口大鐵橋時，師母指出：「我曾在歐洲著名的萊茵河泛舟，也曾航行在多瑙河，以為那就是大川，見到中國的母親河黃河才知她們沒的比。」過橋就到了濟南，原想舊地重遊，因亨立太小作罷。到南京時，在柏林就相識，時任南京圖書館館長的蔣復聰（曾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搬遷抵臺北續任原職，是保護故宮文物的大功臣）在車站迎接，並到中山門外住下，期間除登中山謁國父陵，過明孝陵，到新街口看南京的繁華，秦淮河憶舊外，並會見留德好友。在那裡師母習得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敬佩不已。十月六日劉氏航校正式報到，任簡任技正三級（同中校）氣象教官，兼氣象台長，月入三百餘元。老師說：「（一家）卜居市內小營巷六號，每日搭校車早出暮歸，妻攜子送迎，無日間斷。十月二十一日遷笕橋醒村三十九號。妻對笕橋精神之緊湊，環境之幽雅舒適，贊不絕口。安頓好後，兩夫婦遊西湖等名勝，妻對杭州之山光湖影，皆留有深刻印象。」而師母更想到了與丈夫共遊的威尼斯往事。

笕橋醒村三十九號為二樓建築。師母說：「一樓住的章太太先生是位飛行員，她美麗高挑，個性外向，丈夫前線抗敵，且尚無子女，不久就與四歲的兒子建立起深厚感情，她親手為孩子縫製衣服。元兒也非常喜歡與她在一起，叫她 aunt Chang。」不久，就在航校一期畢業典禮上，師母說：「我聽到畢業於美國威斯理學院，非常有教養又有活力，正努力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並亟力

呼籲美國幫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蔣夫人演講。當晚還有京戲演出。」這一切讓師母有了親切感，只是老師是山東人，章太太是湖北姑娘，兩位女傭分別來自北平與杭州，大家都用相同的文字，但的說中國話，各有自己的腔調，讓她難以分辨。後來靠著努力與劉元協助，才漸入佳境。但夫妻兩人一直以德語交談。

雖然有上述困擾，自己的用心，與耳濡目染，已讓西班牙姑娘逐漸中化，更一步步融入空軍了。致於老師，他說：「在杭州時在極舒適下生活中所費亦不過薪資半數。教授第五與第六期飛行生，以及氣象台工作，均駕輕就熟。」惜正如師母言：「好東西就像玻璃般易碎。」侵略者正迫使她與數不清的國人離鄉背景，失去家園。

民國二十六年發動日本侵略者七七事變，旋轉移目標，直攻我政經要地上海與首都南京，航校奉命疏散，衍淮師奉派於八月二日壓運第一批器材離杭經南京搭輪船抵達漢口，再轉乘平漢鐵路火車到孝感，當即住進機場一處陸軍營房。留在杭州笕橋機場的師母心中常自言自語：「男人都到何處去了？這是機密，軍眷們都知道那是不能問的事。」

2. 日軍步步進迫下師母等眷屬遷漢口

巴丁那與丈夫戰爭爆發時音訊頓失長達約十日，身邊除陪她橫穿西伯利亞的長子外，還多了一歲的次子，是靠著她的堅毅，與前述夫在前前線與敵機撕殺之章太太照顧，方得度過等待的日子最後終於得到通知搭火車到南京，而後被安排乘江輪（行李放在隨行之拖船上）赴漢口。章太太不但一路照顧，夜間帶著劉元睡，當日機追炸時護著他（行李全損毀了），到達時是她以電話找到等待中的劉衍淮，並接劉府一家四口到府會見父母，還住了一晚，受到熱忱的接待。而後大家住到已租好的二層樓房，分住上下層。劉元仍是她的常客，師母說：「她是我們的摯友，我們的安琪兒，一輩子的恩人，如無她協助，我與兩個孩子一定難度過艱困

的長江之行，也不容易排解那種在提心吊膽中等待經常消息全無，又不能探問丈夫去到何處的日子。」劉師則指出：「航校遷孝感後，學生在漢口訓練，故留駐孝感人員事務很少，我得每週到漢一行，藉茲團聚。」由此可知，當時劉府是比較幸運的一家。

3. 空軍官校與氣象測候訓練班創立於昆明

中華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於中央陸軍官校創立航空班，二十一年七月正式成立軍政部航空學校，並由南京遷至杭州笕橋，隨有笕橋航校之稱。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中旬，航校眷屬抵達漢口，住華商街麗里。九月初航校又奉命再遷昆明，眷屬可自行決定去留。師母所聽到的雲南，環境是荒涼的，生活是落後的，人情更是淡薄，然而，師母經仔細思量，最後決定帶兩個孩子與夫同行。章太太（丈夫為八二三在金門殉職的章傑將軍）則決定留在漢口父母身邊。師母說：「我除了一再表達感激外，也不知該說什麼好。撰此文時我突然想到章太太的處境，她可能也有藉小劉元當她的安心符，以度過即孤獨又擔心害怕日子。我一直真誠祈禱的是兩夫妻都度過了難關，平安相守到耄耋。」九月末老師亦編入眷屬隊並動身到貴林。老師說：「五月到十月為雲南之雨季，一遇降雨天氣，即停止飛行，改上其他學科，是以除每期學生我都上百餘小時預定教育計畫以內的氣象與航空天氣學外，還授諸生中國天氣、日本天氣、氣候學等課程。當時空官校設通信班、偵察班、轟炸班，我都為他們上了航空氣象，飛行生我一直教到第十二期。」作者父親十一期畢業，以此計若非當時不知，我該以師祖稱呼老師才對。民國二十七年，航校經漢口遷至雲南昆明以後，正式定名為空軍軍官學校。次年航空委員會有見於空軍在抗戰中任務日見繁重，而航空氣象人力嚴重不足，有擴大測候班之議，乃就商於師。他說：「經與該會氣象科朱文榮科長詳細討論設計，再與官校有關人員多次研商，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空軍測候訓練班在官校內成立，並舉行開學典禮，余兼班長。」當時班內人員連同教育副官鍾達三，軍需趙

顯慎，司書吳汝昌，以及士兵十一員。另聘西南聯大李憲之，與趙九章二人到班兼教。

4. 由疑惑到喜愛

漢口到昆明又是一條漫長的路。根據師母的敘述，大批人員先由湖南漢口搭火車，經省會長沙到貴陽，後經六天準備，改乘一隊有蓬的軍用汽車，一路穿江越嶺，住無定所，以饅頭與豆腐果腹，偶而吃到年糕，歷經二十六天艱辛方抵達目的地昆明，一個有城牆的山城。大隊人馬由東門而入，夕陽下的美景，帶給師母的愉悅已讓她忘卻出發前的疑慮。師母指出昆明四季如春的氣候，與租自劉師同事中有噴泉，外有公園的房子，以及好鄰居，加上假日常可外出賞景，都讓她高興。所以說：「在昆明那一段是我在中國最好的日子。」可惜不久日機實施「無差別轟炸」，安靜之山城處處染紅，因此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遷居市區南郊近機場西邊之清靜寺，該寺位於兩小河間，約有三百居民的清鵬村，全家住在一處有圍牆的大屋內。屋子不但已久未住人，眾蟲叢生滿地亂爬，而且連桌椅都不夠用，好在空軍進口，外有木箱之美國殼牌石油很多，那些板子每條只要六分錢，大家群擁購回，在別人教導下，師母手製書架、床邊櫃及長條凳等物充備家用。當晚師母夢見自己生活在公元五千年，看到報紙頭條寫著，由兩千多年前中國西南部出土之地震埋葬物，發現當時那裡的古人喜歡用長條木板以手工做家俱。她說：「好不可思議！」

留居清靜寺期間師母當年修習之護理專業，幫助了很多人；她與孩子以及他們的幫家杜嫂（Dou Sau），在空地種的果菜都與鄰分享，因而深獲大家愛戴。有一天寺中老尼告訴她，最好搬出那間大屋，因為該屋是一棵大樹的家，外人不能住，否則一定要獻上白米才行。於是老尼帶著巴丁那前往，看到了那棵大松樹，作了謙誠的禱告與奉獻。正如師母所言，那可不能以迷信視之，而是身為母親，處異國文化，以及亂世中的必然。

5. 成都鳳凰山

近七年的昆明生活隨著國民政府遷重慶，官校遷成都而結束。民國三十四年元月八日，官、生與眷屬搭汽車離開昆明，霑益換車後沿川滇東路北行，經宣威、威寧、赫彰、畢節、敘永一直到瀘州，沿路風景雖佳，但天寒地凍，崎嶇因空間不足險阻，風雪雨霧，亦增行車困難，劉元與的亨利高坐車頂，都冷極而哭。此行飽賞風景，但亦備嘗辛苦。藍田渠中國旅行社休息十數日，恢復疲勞，二月七日方抵成都。先住旅館十日，後遷一住五年另九個月之鳳凰山空軍營舍內，房為測候班址邊緣之一棟，高大堅固，地板平整，光線充足，門前空曠，自種花木蔬穀，師母對此住居環境甚感滿意，但貶值讓薪資入不負出，因而她一手承擔哺女餵兒等全部家務，外加助孩子門讀書，為鄰居排難解紛，嚴然眷村主委。至於師父，此時因師生員額大增，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奉命擴招並遷出官校，改組為直屬訓練司令部，獨立門戶（圖四），班長正式改稱主任，工作甚為忙碌，但隨即晉升空軍上校。他說：「三十七年極盛期，同時有十個期班，受訓人數三百於人，加以官佐士兵二百餘人，…鳳凰山機場一帶本無電力供應，本班以汽油自行發電，頓增熱鬧景象。交通方面本班有小吉普一與大卡車五輛，尚稱便利。」又說：「好在家事不分我心，故能全力以赴，歷年來以及以後余對國家與事業之略有貢獻，此點最為重要。換言之，妻內助之功不可泯也。」



圖四 空軍測候訓練班校門

6. 抗戰勝利未還鄉

民國三十八年國事日非，空軍在川空軍各校俱準備遷臺，氣訓班亦於十二月一日奉令裁撤部分人員後與重要器材，由班上吉普車與大卡車送抵新津機場，下午方過磅完畢，劉師一家夜宿氣象台。他指出：「瀝瀝細雨中露宿者眾，次日搭 C-46 機航行五小時抵海南三亞機場，先到人員與氣象台麻境耀台長迎迓。居留兩週期間炊事由麻夫人籌辦，妻以洗滌與照拂孩子為事。」由此可見氣象人員互助精神於一斑，同時所謂「空軍鍋碗瓢盆都帶來」之說並不是事實。師母更說當時他與孩子們只准帶兩隻箱子。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搭機四小時飛到岡山，在飛機上半睡中的師母自問「我

是誰？是化身拉丁灰燼的精華？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罐？…，是地中海文化選民，還是歷經十五年中華文化薰陶產生的成熟女性？或者是如蝴蝶與其蛹，只是生命的兩個環節？」接著師母轉到未來，也是一串問號！師母說：「我們在三亞等待空運到臺灣，我的亞洲生活第二段，又是一個故事。」

可惜簡傳悠然而止，讓我們無緣得知師母「我在臺灣三十二年」，兩倍於顛簸的十五年還有餘的歲月人生。我們只能由老師手稿與以前的文獻中捉摸一二。

7. 氣象訓練班沿革

為便於讀者知其梗概，將以上空軍氣象訓練班展轉搬遷與波折歸納如表二。由而更能體會主任與師生兵，以及眷屬們的辛酸。

表二 劉師與空軍測候（氣象）訓練班緣起及沿革

時間（民國）	名稱／動態	駐地	在般期別
二十五年十月六日	航委會航空學校開課、設氣象台並任台長	杭州笕橋	授飛行五、六
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空軍測候訓練班	昆明空軍軍官學校	氣象一
二十九年六月下旬	空軍測候訓練班	昆明蓮德鎮觀音寺	飛行生至十二、氣象二至五
三十四年一月一日	空軍測候訓練班	成都鳳凰山，移編通校	六至七
三十六年五月一日	空軍測候訓練班	成都鳳凰山，直屬訓部	七至九
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空軍氣象訓練班	成都鳳凰山，移編通校	八至十
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停辦，部分員額保留		
四十年六月一日	復班	通校	十一
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空軍氣象訓練班	岡山、官校	十一至十五
四十九年四月一日	班主任劉上校奉准假退役，七月一日退役	岡山	十五
四十九年六月	空軍氣象訓練班	移回通校	十五（50年畢業）

註 1. 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撤班，次日人員物資仍統一分批由成都飛海南海亞，十六日始得轉機飛到岡山，劉衍淮、萬寶康、鍾達三、王宗聖、胡然、朱煥鈞等六人以部屬員名義留訓部服務，保管器材，規劃未來。

註 2.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一日劉師衍淮限齡退役，查自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六日笕橋航校報到，任簡任三級技正（同中校），至退役離開，服應務空軍幾近二十五年。中歷抗戰戡亂，數度帶隊搬遷，備極艱辛危難，功在國家。

四、風暴前後有彩虹

(一) 彩虹後的風暴

老師面對抗戰勝利的感受是這樣的：「日本投降，中國一躍而為世界強國，但憶及八年抗戰，吾人展轉遷移，倍嘗艱辛，國家人民之犧牲，友好相識之不幸，勝利之日竟使妻與余感極相對而泣。」師母則說：「遭戰火凌虐的中國，應該要重建，並步上復興之路。然而很不幸的內戰……。」由師母寫下的分段標題：彩虹後的風暴，凡親歷抗戰勝利之果被侵蝕者，思及其景豈能不潛然泪下！但大家都挺住困難。政府適時補給米糧油鹽與副食品，還有發新衣給孩子，讓小女孩高興，擔憂就消失了。但未來仍在徬徨中。

(二) 風暴後的彩虹

民國三十七年劉師隨空軍訪查團兩度到臺灣，回去告訴師母要遷往臺灣岡山。三十八年二月一日奉命簡編，劉師先將志願留下者扣除，發完遣散費，又擇要將準備運臺灣器材打包後，於十二月一日，屏擋一切，由班中吉普與卡車送赴臺人員與老師全家到新津機場，候至下午方過磅完畢，夜宿氣象台，概成都緊急撤退，人員行李及器材箱件，滿布地勤中隊辦公室內外一帶，浙瀝細雨中，露宿人員亦以千計，二日晨搭空運隊C-46起飛，五小時後到達海南島之三亞。次年一月十六日才又登機飛臺灣。因師母停筆，謹根據劉師有手書之在臺記要摘其重點條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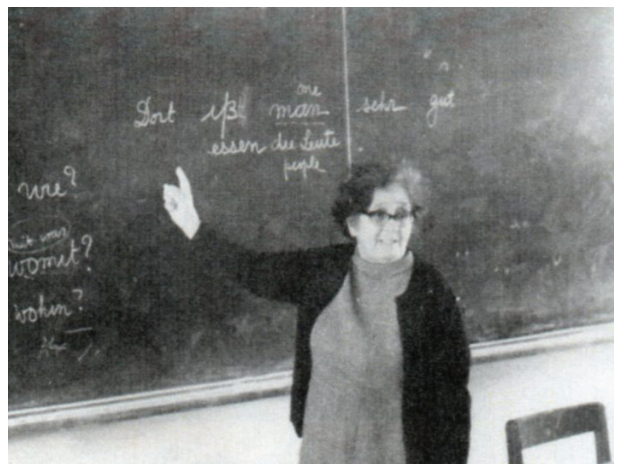
1. 三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又搭機飛臺灣，於四小時之飛行後，到達岡山，宿俱樂部一夜，即遷機校致遠村暫住，新修木板小屋兩間，局促難安，炊饌洗縫諸事，使妻自黎明以迄深夜，無時間歇，數日後余與氣訓班同仁五人以部屬員名義在空軍訓練司令部成立辦公室。月入僅百餘元而所需支出三五百元不等，家中嘗以薺菜、芫菜為蔬，而仍須變賣銀飾衣物度日，全年虧蝕近三千元，所幸全家大小俱無大病，雖度日艱苦，仍能忍受。
2. 四十年初氣訓班有在通校恢復之議，中間雖經波折，但終於六月一日復班，各員終納

為編制內官兵，自五月一日起眷屬不分大小口，得每月有四十元之津貼，且自去歲下半年起，眷米之外又有麵粉與油鹽糖煤配給，家中亦就院中隙地養雞種菜，並培植香蕉，以佐副食，自此搏節開支，已可收支相抵，生活趨於安定。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由樂群村十九號之半棟住宅，移居同街之樂群村三十一號宿舍，全棟歸余一家居住，立感寬敞，院中隙地更大，得以大量養雞種花，種植各種香蕉、木瓜等植物，以供佐餐。

3. 自四十一年一月起兼海軍官校氣象班教授一年半，月領兼教薪資三百九十六元，從此家中生活更有進步。

4. 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氣象訓練班，配合空軍通校擴招，遷入空軍官校。

5. 四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起妻在高雄補習班授法文，後改教西班牙文。五月二十三日妻到臺北國防部軍官外語學校為聘任教官(圖五)，教授西班牙文課程，甚受該校長官與學生歡迎，每週星期日搭空軍班機飛臺北，星期五搭飛機回岡山。臺北寓所為青田街十二巷十二號之五，租賃房屋二間。自此余亦常來往於岡山臺北間。是年九月起余亦兼省立(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每週授地形學六學分。每於星期五赴臺北，星期日或週一返岡山。如是直至四十九年暑假。十月起妻又兼任外交部西班牙文教席，與基隆海事專科學校兼任教授。十二月起兼任淡江文理學院西班牙文教授。



圖五 師母上課中

6. 四十九年四月一日奉准假退役，七月一日領一次退役金正式離開軍旅。八月一日起專任省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教授，嗣以系主任沙學俊赴港，並兼代主任二年。

7. 八月一日淡江文理學院聘妻為專任教授，並為中央廣播公司翻譯西班牙文，錄製西班牙節目，並續兼外語學校與外交部教席。九月二日起余擔任大學招生委員會閱卷委員十日完畢。九月余兼海專教授講氣象學與德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遷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十六號。

8. 余自五十年度起接受國科會研究獎助，不再在外兼課。

9. 五十一年度起，師大史地系分為歷史、地理兩系，余專任地理系專任教授。同年淡江文理學院成立西班牙語文學系，九月九日師母接淡江文理學院專任聘。

10. 五十三至五十四年，師母兼教輔仁大學，創外文系西班牙組並代理組主任(圖六六)。

11. 五十六年劉師被推選任氣象學會在臺復會第二任理事長。

12. 五十九年度起，師大成立地學研究所，余被調任教授兼主任，直到六十二年九月，余以屆滿六十五歲，不能再兼主任，乃專任教授至滿七十歲退休。嗣以年事已高，行動不便辭夜間部兼課，只留上學期高級氣候學

與下學期地球科學之研究。

13. 七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八點接見民航氣象中心劉昭民(文大地學所氣象碩士，曾任民航局氣象中心首席預報員，業餘氣象史學家)，將為劉師寫下之傳略初稿呈請斧正，閱後當即親贈《劉公衍淮博士七秩華誕紀念冊》與陳容榕甫著《劉衍淮與空軍測候訓練》(中國的空軍第一一七期)一份供參考，又面述中國數十年來氣象學發展的經過，作者受教良多特修訂後投《空軍氣象預報與分析》九十二期，於七十一年八月出版。

我們可以說，抵臺後，雖離鄉背景，國家的復興，讓包括劉府在內的百姓都有著彩虹滿天之感。

五、結語

劉師綜括數十年史實，略言：「...。各生均以所學所能報效國家。日常不論晝夜寒暑殷勤工作，任務得以圓滿達成，其價值之巨實無法估計。」劉昭民文中蒐羅劉師弟子劉經法於抗戰勝利後所撰頌詩一首，言簡意賅，可為本文總結：「八年辛苦，聚精會神，造就多少人傑。坐鎮空軍，人道是，三個英名諸葛。抗戰時期，風雲在握，幾番把恥雪。如今故遠，這些誰曾多說。全國烽火尚熾，飛鷹似箭，預報最精準，遍地桃李建樹，班育人才不絕。料得明朝，浩浩蕩蕩，主任揮心血，縱橫測候，今名光照先哲。」